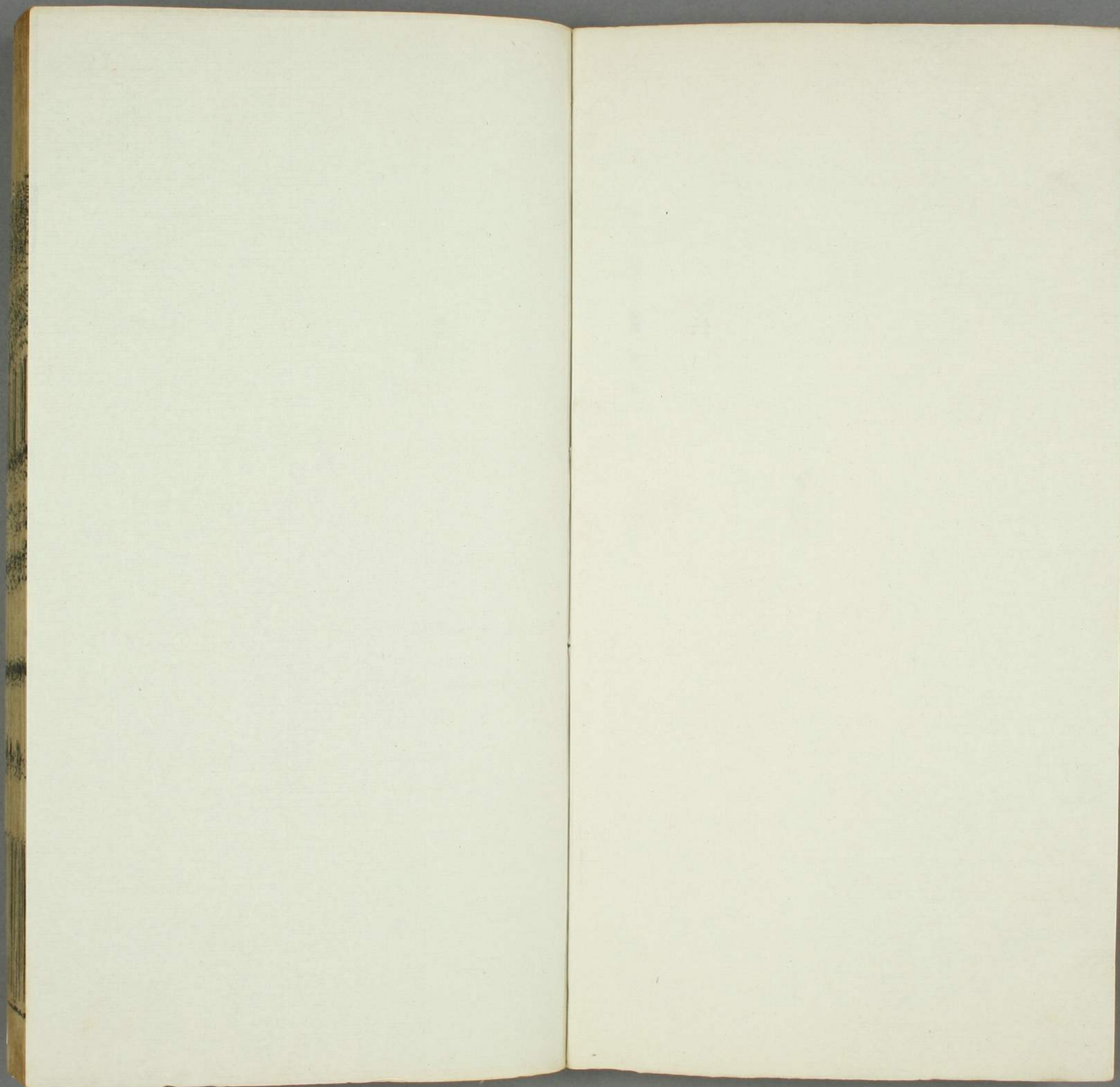




兵 卷百五十六之百六十一

伊 7
1046
48





特
74
1046
48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八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車戰

周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每兩一車步卒虎賁三

百人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

詩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下名衝者在傍突之稱二車不同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檀木之堅者以為駟駟彭彭駟馬白腹曰

也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

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

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

利
289
98



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
吏五十車而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
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為聚二十車為屯
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
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
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
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
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後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
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
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地下漸澤黑土粘墮者車之勞地
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
車之穽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漬
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
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
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
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
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西麓周氏曰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輯
睦公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晉師先偏後伍亦為卒
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者要之升
師入隧山澗稠阻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濟而未嘗不屬
於車乘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自百夫長以上皆
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

險戰之法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
步夫險形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槩區截已虛談易戰
一車當步卒八十人騎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車當
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步騎相當
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躁騎之所馳何止當幾人
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兵者知其繆也戰騎
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管子載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
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胡始用之秦遂有騎
卒將曹操始為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
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表
陣拐子馬事非古法也

周禮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印戎以封四衛革路貌

而漆之無他飾龍龍也白黑飾章雜色為勒條讀為條其樊及
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耳大白段之慎猶周大赤
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
方諸侯守行者蠶服以內是也
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
也我路主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
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
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師游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
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
戎車三百兩故書萃作平住子春云萃凡師共萃車各以其萃五
車當為駟車其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凡師共萃車各以其萃
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而卒各從其元馬疏王雖乘
一路田路皆從以優尊也此戎路即巾車所謂萃也巾車所掌五
戎之正此所會同亦如之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
掌五戎之伴會同亦如之會王維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
建而也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
等父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父四尺謂之
五等首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軫與
後橫木崇高也八尺

輈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
輈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伐駟孔群公矛鏐錚蒙伐有苑虎報
鏐膺交報二弓竹閉緄滕
輕而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其
和也女矛三隅刃也乃有三角鏐錚矛之旋習也孔群言甚調
金沃之蒙雜色伐中干也看之別名苑文貌畫雅羽之文於盾
上也虎虎皮為弓室也鏐刻金飾也膺馬帶也鏐金以飾馬當
臂帶也交二弓於鏐備折毀也閉弓繫也儀禮作鞞緄繩滕約
也次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
弛弓之表繫弓體使正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
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
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屯兵械衣裘有所
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
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淵聖名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
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十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十年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

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社預
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
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
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
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
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充房瑄以
車戰取敗遂以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
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瑄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
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
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
人相率以射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
房瑄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

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又曰祥車
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
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蓋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
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捷是也乘
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
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于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
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特乘
車為然若兵車則馭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
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為右卻克傷矢流血及獲鼓音未
絕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
朱殷豈敢言病夫卻克傷矢而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
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

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
右不攻於右御非焉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卻則御在中可知
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
中不下可知也備三十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取是左人
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
子為簡子禱曰崩殯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襄
年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
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
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也大僕凡車旅田役贊
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大僕則四駟乘矣春秋之
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
四人乘車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也

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掌寇而速去之掌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

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也戎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

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

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肅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為本部伏兵祝肅率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

中三處受敵故曰我師大奔後繼軍不復繼也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

戎師

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鞬鞞鞅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鞬

鞞言駕乘必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戎在後曰

脩備也卒卒偏之兩車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

二十五人為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

其夜內官近官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楚子為乘廣三十乘

分為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

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

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

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見周禮春秋如

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鞏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馬陵

之戰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必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

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

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

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所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

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

致敗者未見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繆葛之戰二

拒用事若原繁馬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晉申公巫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

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今吳習之也與其射御教吳乘

車教之戰陣教之殷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即大鹵也崇聚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

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謂皆卒去車為自我始乃

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五乘為三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

分為五人為五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斬之荀吳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按兵難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

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

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于擘之請矢可

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

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地然於勅敵之人初不

迫於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

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

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

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

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

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灌嬰以御史

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霍去病少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為持此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乃搜車中得隨軍妻婦皆斬之復戰

按先儒因考西漢書此數條以為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梁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執綬之法已不復存矣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檣檣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陘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管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裕伐秦假道於魏遣軍徵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旌師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事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軍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鎗及稍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

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魏太武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

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陳

唐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以裴行儉為定襄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為虜鈔軍餒死行險乃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衝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

肅宗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徹民屋為榻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斃十人賊死傷十二

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館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

乘馬夾之既戰賊乘風謀牛悉解果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柵進擊大破之

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軛駕以牛車上置鎗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

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塹以大車數十乘重壘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道去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載兵甲上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為寨腳令令固自賚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

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甲兵止為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以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為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為詭遇動皆

有法又多在平原曷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為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為虜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為用者而況於車乎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上其說為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為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

欽定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

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蓋自度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為主也

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為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多南方所無且

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駮絀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濤斜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陳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見在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仲方者為歷陽守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不知其詳何如也

舟師水戰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無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為令尹戰于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舟名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及泉環周盈其隧炭陳以符命入道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籍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鬚與吳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艘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艘以歸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成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

吳踵楚踵躡楚而疆場無滿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遣倉及壽慶帥師從王壽慶越

王及圍陽而還陽楚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棠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置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

下沿漢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還塞大隧直轅

冥阨三者漢宋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成黑謂子常黑武城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器用重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

城口而入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

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江夏界三戰皆敗

哀公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朝西

吳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

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後

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帝卷南行可破滅也上乃拜買臣為

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

韓說俱擊破東越

元鼎五年南粵相國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

討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

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牂

柯江咸會番禺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張晏曰越人於水中百人舟又有蛟龍

伍子胥書有戈以載有下瀨瀨端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有橫

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歐則用江淮會稽樓船

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元狩三年發諸吏

西南夷傳有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宋身毒國而

南周回四十里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王田戎等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距漢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年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鈎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荊州追劉備於當陽備遣孔明求救於孫權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万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長史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卻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許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

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引軍北敗二十四年孫權使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仗其精兵艤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仁以城降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置鷄首惟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特造船木檣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

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於江噴要害之處並以鐵鑊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

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後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衆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乘虛襲建康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聞艦射提桴鼓衆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大萬具悉焚之賊衆大敗

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汭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為神

宋文帝時桓護之從王玄謨攻魏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玄謨既敗魏軍悉率玄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鑠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並全

梁章嚴拒魏軍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嚴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為水軍會淮水暴漲嚴即遣之聞艦競發皆臨魏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承聖元年湘東王繹遣王僧辨等討侯景景使侯子鑒拒之使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辨等停

軍無湖十餘日景大喜以為西師畏之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僧辨至姑熟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辨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無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將鮑磻獨以小艦殿文育乘軍舳艦跳入磻艦斬磻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梁王琳引合淝巢湖之衆舳艦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屯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蹙及史

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汨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士晨炊葷食頓蕪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遠采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遠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遠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外中斫竹籠籠箴皆解因縱火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艫艦各有等差開皇八年伐陳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唐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大破銑軍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命蓋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之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踰旬日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靖進圍之銑內外阻絕乃降

梁王彥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薪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瓘命每船皆載灰

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豆及沙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攏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攏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攏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傳攏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梁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箬聯艫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引兵救之陳於北岸不得進遣善游者入南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募能破艫者親將李拜及應募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艫流矢兩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艫間斧其竹箬又以木鬻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艫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

周顯德三年攻唐之壽州唐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

師不利唐將林仁肇水陸並進又以船載薪蒸乘風縱火將焚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候其船下繫以鐵鎖急引輕船擊之唐人既不得近溺者甚衆奪艦數十

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地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帝乃將騎循北岸諸將循南岸追唐兵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始四萬人獲戰船糧仗十萬數遂克壽州帝自攻濠州唐審琦拔其水寨唐人也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濠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唐兵于渦口克泗洲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渦口

上自將親軍自灌北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軍以水軍自中流進兵迫唐兵乘勝爭進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鑿楚州西北鵝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宋太祖皇帝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為講武池

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為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掉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訖真宗朝歲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射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須要郡別置中軍招集善波操舟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從之

四年夏四月兀朮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俘獲甚衆及其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馳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

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縷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乃
求與世忠語世忠酌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
木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
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木既為世忠所厄欲自建康
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塲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
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駭馬金
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攻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
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完船板以擢漿俟風
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竊蓬則
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
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竊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
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紹興三十一年虜亮渝盟入寇李賢以舟師禦之至東海縣時虜
兵已圍海州寶慶兵登岸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
寶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
聚衆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佑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
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
同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
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虜驚失措虜帆皆
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
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火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
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
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
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人倪詢等皆淮浙姦

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民且為虜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噐甲糧斛以萬計
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
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十一月亮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鷄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
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
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權聽留水軍舟船咸在允文督軍士決戰
於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鯀船載精兵駐中
流迎敵布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夾諸將盡伏山掩虜
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旋為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
皆不能施盡為官軍所殺明日允文又命戚新引舟師直揚林河
口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見舟無歸路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
於上流焚其舟九百八十虜引去

誠齋楊氏海鯀賦後序曰采石戰艦曰蒙衝大而雄曰海鯀
小而駛其上為城堞屋壁皆望之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
民船指麾其衆欲濟我舟伏于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
先使一騎偃旗於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
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
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
以紙為之而實之以石灰硫磺礮自空而下水中硫磺得
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眯其
人馬之目人物不相見吾舟馳之壓賊舟人馬皆溺大敗之
云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於手上刺某州水軍字以
革冒代之敝

四年樞密院言潮州守臣傳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三百揮二百人專防海道以請識水勢人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水軍也舊隸
沿海制置司防托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為額五
年冬又改為御前水軍八年春併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統之
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為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水
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筦以其勞費奏留屯
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別屯千人遠淳熙末累增
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
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諸帥亦各
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又有激浦水軍而
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冠以御前之號(五十八卷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九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馬政 祭馬祖

周官校人掌五馬之政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頒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

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種謂上善以母者以

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凡頒良馬而養乘

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

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

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

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

帥之名也趣馬下士御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

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為言成者明六

馬各一廐而五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

良一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疋為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疋五
 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疋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駉牝三千此
 王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疋趣馬七十二
 疋則馭夫四百三十二疋矣然後而三之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
 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甲之也
 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齊降殺之每廐為一閑諸侯有
 一閑其駕馬則九馬特居四之一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
 皆分為三馬
 四壯疏使三牝各產其一心之義為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
 馬鄭司農云執駒母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駉夏祭
 玄謂執猶物也春通滋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
 先牧頌馬攻特為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滋之後攻其特
 祭馬社減僕減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冬
 祭馬步馭馬講馭夫馭馭車從車使車者馭馭馬見成馬於王也馭
 時通滋求馬蕃息故祭馬祖夏草茂求肥充故祭先牧是放牧之
 先秋時馬肥盛可乘故祭始乘馬者冬時萬物成故敬僕使善也
 九軍事物馬而頌之物馬齊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佐正者謂使人
 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掌駕說之頌用馬之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居謂牧序所屬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
 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疏財謂共祈具及藥直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園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
 中春通滌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會馬之牝壯也月令李
 春乃合累牛騰馬遊此子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

後動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焚萊者山廩人掌十有二閑之政
 也

教以阜馬佚特教馱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
 也

圉馬九者皆有政教為阜盛壯也在子養云供當為逸鄭司農云
 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馱如乘習之也攻
 駒驟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
 則括中物後遂正校人負者選擇可備負者平之馬八尺以上為

串習不復驚

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馬考

七

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大小異名爾雅曰駮牝驪牡玄

龍蒼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瘴孽既始牧夏序馬冬獻馬射則充楛

質茨墻則剪鬪鬪馬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鬪馬神之也春秋傳

云當為序玄謂序無也無所以此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鬪詰也楛質鬪鬪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楛為齊人言鐵楛之楛楛質所射處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役者圉師使令焉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賈

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曰皆有物色及賈直。駮馬有六種此三馬無種賈以入官府者種謂馬上善似母者

網惡馬鄭司農云網讀為以亢其難之亢書亦或為亢亢御也凡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網謂網以繫索維網押習之也

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疏旬之內日必若養之善未幾既竭雖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死也故更旬之外日多任之過馬力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若有馬訟則聽之訟謂買賣之言相負禁原蠶者原再也

為馬蚤書蚤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蚤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蚤為其傷馬歟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

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

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

稽其六畜而牛馬與馬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

牛三頭馬四疋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

駮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

一師三乘馬十二疋三阜為繫三十六匹六繫為廐二百一

十六疋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

匹種合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疋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疋又駕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疋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疋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疋駕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疋凡千二百九十六疋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疋駕三之居三廐為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疋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諸侯六閑之成十年彼衛文公之騶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二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駕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為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為千二十

四疋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疋夫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駕不駕五路卑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疋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疋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溫一作盜鄰陶音義云盜驪竊也竊淺驪音義云盜驪竊也竊淺青色騶馬細頸利黑色驪驪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騶耳之騶索隱曰案穆天子傳八駿曰赤騶盜驪白養渠黃驪騶駟騶耳山子西巡狩樂而志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其後又有非子君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

之爾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有十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驟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詩驟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駮承華五監長丞

徐氏曰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駒駮騎馬路軫大廐馬皆萬疋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鑄英錢馬至四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醴酒謂無純色之馬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謂田中之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言時富饒也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苑馬謂為苑以牧馬

四年御史大夫縮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縮齒下平

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有苑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令百姓不得芻牧米糶今罷之

時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

為伐州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卒掌者關中不足

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

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兩將軍之出塞塞

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疋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自衛青圍單

于以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元鼎元年令民得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也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

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

此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明年車騎之馬縣官錢

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

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為馬監。上官

桀遷未央廡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以

我不復見馬耶欲下吏樂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

不在馬因泣數行上以為忠

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贖馬

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令亡罪獨斬臣

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

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非又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也田敞

異利長元作土人持勒幹於水旁後馬玩音久之代作天馬之歌

上人持勒幹收得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也

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大宛時宛

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大宛國

有高山其上

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馬考

七

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張騫始為帝言之上遣使者
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帝言之上遣使者
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實
馬不肯與漢使妄言謂辱言宛王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乃遣
兵伐之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疋漢軍乃還其後
與漢約歲獻大馬二疋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籍者總入籍錄之

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以秋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使不可後皆廢省之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反以補缺母之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起對也

徐氏曰按晁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以上齒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黃馬乘輿狗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母之正事而已

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疋方今廐馬食粟將萬疋今民大飢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廐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

乃下詔太僕減穀食馬

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廐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昭帝元鳳二年

年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

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疋者復卒三人

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

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焉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橋

桃居塞則致馬千疋

貨殖傳

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

成群

食貨志

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

漢儀注

武帝初年

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

安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

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

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

之欲廣蓄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

者

功臣表黎

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

傳

故內郡不足則藉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驛

駝負石至玉門關

武紀太

初三年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後漢制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廐令一人主乘輿及廐中諸馬舊

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

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

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

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驎一

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

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接
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
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
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
獸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
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髦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
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
式焉馬後傳後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在鼻孔兩間也
上脣欲緩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
唇欲緩而方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
欲滿而澤腹欲充熱欲小季肋欲長垂薄欲厚而緩垂薄股也
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膠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
厚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齒欲日牙欲去齒一寸按文多一
欲字文汗溝欲深長而
破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詔廐馬非乘輿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萬歲苑擬為置

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廐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
馬數多國廐充滿故置

按當時隱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廐馬萬疋其可減乎

蓋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糜粟而已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駮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摧馬一匹

至二百萬辜障也推專也謂障錄
人買賣百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謂公卿出馬弩廐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任尚代班雄屯三輔臨行虞翊說尚曰今討逐寇賊三州屯兵

二十萬奔農業疲征役而未有功兵法弱不攻強徒不逐飛自

然勢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

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之勢不相及今莫如市馬尚即上言用其計以輕騎鈇擊斬首
四百級獲牛馬甚衆

晉制太僕統典牧乘黃廐驊騮廐龍馬廐等令太僕自元帝渡江
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為門下之職

後魏明元帝時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疋大牛一頭又制六部
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疋

太武幸桐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孝文勅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
凡十里帝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

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
至二百餘萬疋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於河陽常畜戎
馬十萬疋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彼其漸習水土不至
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
矣

余朱榮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群

北齊太僕寺統驊騮掌御馬及諸鞍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駝馬驊騮署又有
奉乘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
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僕寺有獸醫博士負一百二十人統驊騮乘黃龍廐等署各置令
其後減驊騮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廐曰典廐署有左右駮阜二

廐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
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祖仲冬祭馬步並

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
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
簿直司圍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五
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謂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
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
馱馱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
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
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
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四曰北普五曰岐陽六曰太平
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
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
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

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
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
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群牧
都使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
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路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
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
置八監於益州三監於嵐州益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
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
錄色歲膏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
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
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
善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四讎一游擊將軍

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
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
土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廩能家畜十馬以不免帖驛郵
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賞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
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疑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
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
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
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
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人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
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群牧都使奏牛馬
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
外閑廐都使燕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
而卒又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群得馬
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來助軍其後邊無重兵
生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
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
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
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羗渾犯塞詔
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
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貞廣千里繇京度
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
間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
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
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十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關訟

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七年度支監鐵使言銀州水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三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絳州境今絳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川監其後關不復可紀

林氏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疋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

監牧之馬

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

馬唐兵志自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號曰曠騎詔諸州府馬關之官私其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餘見兵志

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壯

牝三千疋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大僕張萬歲葺其政馬

肇貞觀訖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疋于時天下以一

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

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復與麟德馬

數相等爾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開元禮仲春祀馬祖儀

將祀有司益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前祀三日應享之官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壇外道南

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置外郊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大官令

具特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并設神座於壇上帝以莞

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

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

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

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禮考
十四
位於東壇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者如常幣篚於罇所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入實罇壘及幣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即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與執罇壘篚幕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祀以下俱再拜太祀與執罇者并東階至罇所執壘洗篚幕各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請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諸饌所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請神座前北面立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入并南陞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

請壘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非自南陞請酒罇所執罇者舉幕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于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祗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北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即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即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陞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謁者不拜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與降自南行當柴

壇東南行自南陞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儀

神秋祭馬社仲冬祭馬安同

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右校掃除壇之内外為瘞瘞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壇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瘞西南同馬祖儀設瘞瘞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于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頌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再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其壇實士東西

各二人

祭馬祖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因肆饗爰以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為國所重在於門牧神

其屏茲因懸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

先是梁師攻戰得敵人之馬必納官故出令命獲者

之有

後唐開先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疋外匿者

有罪

特將伐蜀

長興四年勅以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

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勅

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兵考
清泰三年勅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陳使已
上各留馬一疋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充壯
盡皆祕借但勝衣甲並仰印記差人管押送納其小弱病患者印
退字本道以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己馬外不得因便
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舊有
馬評留五匹小指揮使兩匹都頭一疋其餘凡五疋取兩疋十疋
取五匹更多有者並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內諸
司使已下隨駕職負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
各下諸道准此

按清泰之距長興纔數年耳長興時樞密使范延光奏陳
方患官馬太多芻秣耗用曾幾何年而括馬之令復如此
豈長興之馬已俱不復存耶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禁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五十九

兵考

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馬政

宋初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國馬無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矣先是兩河入虜界盜馬邊吏籍數以聞官給其直上方鎮撫不容私掠乃詔禁之悉還所盜馬戎人悅服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疋以備征討是歲平太原觀兵于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疋國馬增多內阜

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之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兵騎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嗚戎以利使重譯而至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旣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于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旣率以為常故多生息而無耗失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九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

卿大夫者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之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為患由馬之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為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毋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歟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切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

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者死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
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牝馬以分畜牧
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納馬則止
馬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牧其半亦
可歲獲萬匹况復牝以生牝駒以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
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特乃適西河大畜牛羊子猗頓
之南十年之間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上覽奏嘉
之

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
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
馬萬五千疋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自是諸
牧馬頗蕃息

真宗咸平元年別置佑馬司掌戎人驅馬至京師辨其良駑平直
以市分給諸監牧養

三年置制置群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群牧司京朝官為判官

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賜名鑄印以給之

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為群牧制置使又別置群牧使副都監
增判官為二員九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
命焉其二院所管坊監仍舊諸州有牧監知通判兼領之諸監各
置勾當官二人又有左右廐院諸坊監監官自今並以三年為滿
悉備具其後又詔左右騏驎院諸坊監監官自今並以三年為滿
如習知馬事欲留者群牧司保薦以聞當徙涖他監

議者言罷兵之後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繚繒雖市得尤衆而損
失亦多堯叟謂群牧之設國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

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自是率以樞臣專領以重其事

九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遣官以

主之歲得五千餘疋以布帛茶他物準其直舊運銅錢給之太

言戎人得錢悉輸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市畜馬給招馬直漸高務增教以為課績景德中戎事已息因詔條約之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迴紇麟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

之白馬鼻家保家各市族洎涇儀延鄜大山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勅書委沿邊長吏擇牙吏入蕃

招募給券詣京師至則祛馬司定其直自三千五百至千九二

十三等舊選三歲至十七歲者景德二年詔止市四歲至十三

歲者餘聽私市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七十五至十七千凡

三等有獻尚乘者有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凡畜馬之處

有兩院曰左右馱驥四監曰天駟左右第一第二坊曰左右

天廐皆在京師在外有十四監大名大名廣平洛州淇水衛州

並分第一第二洛陽河南原武鄭州汝苑同州安陽相州鎮寧

潭州安國邢州淳澤中牟單鎮許州又有牧養上下監以養燎

京城諸坊監病馬

其孳生之所即大名洛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馬為種牝牡為

群歲遣判官一人巡行點印二歲已上者歲約八千餘疋凡京

城諸州飼馬每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

唯備用者在馬諸班不自出其牧地始自畿田及於近郡皆遣

使分行水草善地而標占之諸坊監總四萬九千四百餘頃諸

班諸軍又三萬九百九十頃皆有涼棚并泉所屬縣令檢校之

外坊監亦有四時逐水草以肆游牝者

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六等曰簡中馬曰不得支使

馬曰添價馬曰國信馬曰臣寮馬景德四年詔群臣常賜馬

賜畢復增常足其額又內職受命出使者多求賜馬大中祥

符三年以其例或不均詔樞密院定群臣出使賜馬條例曰

諸軍班馬曰御龍直馬捧日龍衛馬曰拱聖馬曰驍騎馬曰雲

武馬天武龍猛馬曰雜配軍馬曰雜使馬曰馬鋪馬國初諸州

取民馬補之開寶五年詔罷自恩賜外皇族及內臣伎術官要司職掌皆給

借之九馬以府州為最蓋生於子河汭有善種次環慶次秦渭

雖骨格稍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契丹馬

骨格頗多河北孳生謂之本群馬蓋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焉

又泉福州興化軍亦有洲嶼馬皆低弱不勝具裝第以給本道

廂軍及江浙驛置之用福州四牧曰水嶼龍湖歷崎海濱泉州

侯嶼舊十一牧大中祥符二年廢看州坊嶼南厓三牧每夜置

詳頭牧戶以主之每歲孳育本縣籍其數以便臣一人提照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為率

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奉餘等第決校牧倍多而死少者給

賞緡有差凡生駒一疋兵校而下賞絹一疋

是歲於京師置賣馬務賞受退馬而出市之

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群

牧司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廐耳是秋乃詔十三歲

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仁宗景祐二年詔民間無以馬數并戶等

康定初陝西用兵馬騎不足詔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
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取輒
隱者重寘之法

皇祐五年丁夔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為天下
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奇嵐
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寨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
馬才三萬况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請下令有能
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
果行

至和二年群牧使歐陽脩言今之馬改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
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
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
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
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
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
以與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
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庫見其
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
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
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
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實損金帛則券馬利厚
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寢少然而招誘之方事
非一體請遣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
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馬所

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全等請如脩奏

神宗即位留意馬政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京武單鎮洛陽沁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一負其在河南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施行者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群牧制置

二年詔括河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五年廢太原監

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為一

八年遂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而兩監牧司亦罷河苑監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之群牧司云

時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為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為務始議監時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歛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歲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更制則日就增

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之外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為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為廣固指揮修治京城馬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游田司請廣行淤漑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收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自群牧使而下賜賚有差

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廢厰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自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議者常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乃召開封府界京東西河

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疋止馬以四赤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為斷齒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各以其數來上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

帝慮商賈聚民期會高馬直以專利命出群牧司驍騎以上千匹與養馬戶交市以平其價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

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今坊監以五百緡乃得一馬若委之熙

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為生且其地宜馬誠為便利既而得駒庫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誘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疋支五緡鄜延秦鳳經原路准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已而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者償直七年六月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一千以給止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求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既更為保馬而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四月乃罷然其後行給地牧馬則猶本於戶馬之意云

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條約九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者願養二疋者聽以四路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毋過三千疋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三等以上十所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者社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中書樞密院保甲養馬事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立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為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

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疋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為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疋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疋為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為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為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况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疋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疋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意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八年置熙河路買馬坊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又以麟府所市馬羸直多罷之岢嵐火山軍所產馬亦以敵境言邊人多盜馬越界趨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

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餫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餫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疋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千當得馬六千九

百十有八疋為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
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為保馬矣

公雅翔又請以常平息錢賞馬之充肥及孳生者且請願以私馬印為保馬者聽養至三疋蠲除之外每匹各次下一人許贖杖罪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疋初限十五年者乃促為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馬聽贖非捕盜之罪

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蠲其科賦保馬則是蠲其征役吏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為京畿百姓投牒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雋翔以為禹城一縣願應募者為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所謂投牒應募之數未必全虛蓋民本非樂為官養馬也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詳慮却顧而驟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時而獻之退而并食其土之所有以盡吾菴是也及其乂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訾

且奉行之吏務為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為民病矣

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為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用銀絹錢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各山茶為易馬之用自是蕃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晉宗嗣位議者爭言新法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給元價翔公雅皆得罪保馬遂罷

元祐初朝廷方議興廢監復祖宗之舊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左司諫王巖叟上疏極言其事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賜等監皆復

巖叟疏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馬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朔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愚民利於一時請地之易不虞後日輸

送之難投牒之初爭立高課有司復重佑其價計租為錢刀皆不勝歲益增欠轉運司迫於群牧督責之嚴雖水旱不在蠲放禁錮鞭撻無日無之設欲還官豈復聽許今若因復置監牧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

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

先是知任城縣韓筠等建議於邢州請以牧田募民授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所養之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備償已佃人願養馬者除其租於是知州張赴上其說且以為陝西沿邊弓箭授田不過一頃既養一馬又役一丁備邊之日歲君其半今但牧一馬而無身丁之役若試之一監或一縣當有利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乃言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之家無所抑勒又限以赤土

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有監牧州縣

悉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近者募人給牧田養馬若牧田鄰於居民地復膏腴宜有願者相去稍遠難就耕牧則必非所願且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亡失乃償錢四五十千恐人之非願言竟不行

徽宗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之數凡一千八百匹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疋以下至河東僅九疋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力行也

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訾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馬者九一餘頃芻粟官曹之費歲為緡錢四十餘

萬而牧馬止及六十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無以任騎乘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六千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瘠磽者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見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若以一頃募養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求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施行時熙河蘭湟路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而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疋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宣和二年手詔曰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為言今損失動以千計而自法行至今皆無出駒之數歲糜賞資蠲除租稅科調而賦斂日以不均為害非一其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

收見馬以給軍應牧馬及置監廐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既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牧田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御筆論雖奉御筆者皆許執奏六年又詔立賞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疋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之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用兵而馬政益急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奉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

蔡條國史補政和二年詔於京東西河北以舊牧地募人牧馬以次推行於諸路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頃至三

四頃度高下肥磽而授之蠲其一頃之賦而牧一馬牝則三年而出一駒牧五年者詣官再易馬盡括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田即陝右軍蕃羗馬一分給之魯公既罷於是詔以所牧馬盡給賜童貫及補陝右諸軍之闕馬者凡九萬餘疋既不加恤道斃者十八九遂盡收田以賜諸苑園及道宮若復苑八作書藝局良嶽擷芳園上清寶籙宮龍德太一宮祐神觀各一千或八百頃他以差給賜其後北事興郭藥師在燕山乃盡發河北諸軍及係官馬聽其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未金人且寒盟始悟闕馬乃復給地牧馬既無馬以給民又不得元田州縣強民出馬以牧取文具而已屬金人犯闕詔盡括內外馬及取於在京騎軍不及一萬且授內臣梁方平扼大河於濬州至則大敗馬復殲焉

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高三尺四出陛一壇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於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為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南蕩

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中而已甲公亞臣使於金與其射御教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產焉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十九年夏詔馬五百疋為一監壯一而牝四之監分四群歲生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所買馬歲付鎮江軍中養牧至是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鄧鄂

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十五
之間壯牝千餘十有餘年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川秦馬○秦馬舊二萬疋乾道間川秦買馬之額歲為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五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傳馬縛綸十萬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州復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為四千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合兩司為萬有一千十有六疋此慶元初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場又增為五千一百九十六疋秦司三場增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為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蓋○祖宗時所市馬分而為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邊強壯闊大可備戰陣今宕昌峯巖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於西南諸蠻格天短小不堪

行陣今黎叙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疋其間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等不可服乘守貳貧於賞格以多為貴起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貴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為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馬成都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一月券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總計一萬一千六百貫押馬官五十三貧每貧六百貫共計三萬一千八百貫興元府馬務每年排養三衙馬一百十二綱所費稱此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斬吝錢帛蕃蠻馬至多不即償故也或謂守倅兵官有市馬賞茶司屬官亦有而都大主管官獨無之故至此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鶩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所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却用蠻

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七
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藉
曰淳熙中龔總為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聽之副皆糶以酒
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宕昌馬舊止三千
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既為蒙國所侵龔之北土遂失由
是馬綱之司者差罕矣。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
十四年始撥秦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馬一歲再往反
用精甲四十四百人州縣頗憚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馬不赴
行在分隸於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
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良者二百進御。凡
以川秦綱馬皆遵陸乾道初吳璘為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均
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上命夔路
造舟明年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任續上言造舟已畢工役遂事

山程灘險利害相當在所不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之
煩費輟四路之軍兵以免篙梢之追擾四路願禁軍數目不火若
各輟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
則迎送舟舡馬綱住則訓習水戰莫此為便上大喜令制置司撥
願禁軍三千五百人如其請王十朋虞允文力論其擾人其後言
者又謂馬綱所至搔擾江村而商販米斛之舟亦被其毒况水路
馬數校之陸行存亡相若而於糶場大有妨碍乃詔川路馬舡日
下廢罷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
載而後得免焉。淳熙八年新興國軍未晞顏朝辭奏四川茶馬
司歲於宕昌黎文階叙南州珍州等處買馬一萬子千餘疋並四
尺二寸以上十歲以下方許起綱不合格者雖骨相驍駿馳驟超
逸者亦不收買又不許民間私買臣愚以為棄之於化外不若養

之民間緩急收之實朝廷之外廐况沿邊之地去西北不遠風土水草相類食之易以蕃息而有願中賣於官者依所直之數與之孰不樂歸於官者是則民間之馬皆吾廐中物乞於茶馬司所買馬外不堪排發起綱之馬令官用退印不拘軍民並聽從便收買則不惟得夷人懽心且俾沿邊牧馬日以蕃息可為緩急之備是一舉而數利也從之。信陽軍守臣言秦司排撥綱馬兵士已至而馬數未足官司每以多支日券為憂馬數已登而兵士未至官司復以多費草料為念幸而人馬俱集則督促發遣一不暇顧且馬產於深蕃涉遠而至力猶未充不問羸病遷責之以經涉險阻沿路倒斃皆此之由乞下秦司今後綱馬有羸瘠病患者且須醫療飼養十分充壯然後撥發從之

廣馬。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斌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

續經略司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祀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七年胡舜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疋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純四千疋蘄州鹽三百萬斤而得馬千五百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寸者土人云其尤駟駿者在其出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然自祀諸番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去自祀國可二十程而自祀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橫山寨至靜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如自祀十程宜州溪峒巡檢常恭赴闕持南丹州莫延甚表來乞就宜州市馬比之橫山可省三十程產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靜江府十三程張說在樞筦欲從其說或謂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前

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其塗豈無意况莫氏方橫乃欲為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邊釁乃止。廣州例以五十疋為一綱每年綱許推賞然更為姦博馬銀多雜以銅每銀一兩為握臂釧撲監百斤為一畚脫減至六十所贏皆官吏共盜之蠻覺知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鶩下且不能登數帥范成大善為約束增足鹽畚逮其去官之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嶺南自產小駟疋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選其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舊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山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陳壽為經略使以官錢募小駟運送家為遇闕失則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為例

淮馬。隆興初張浚為江淮都督即淮上市之浚言川廣市戰馬每疋不下三四百千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疋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即日可得上從之逮督府廢乃止然淮南馬矮小實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比耳乾道以後又詔於淮郡市馬於是多有越淮盜馬來市者時曾昭守濠州至以其馬起綱至行在北人以為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為失體乃諭善俊執死罪囚付昭令斬之曰此盜馬者也於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昭坐追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矣

淳熙十五年侍衛步軍都虞候梁師雄言三衙每年取押綱馬全藉馬驛辦其草料以時養飼竊聞沿路驛舍例皆損弊及將合支草料離驛安頓每遇綱馬到程旋令官兵般擔以此失時多致羸瘦蓋因提點驛程官吏失於檢察乞行下所隸州縣相視驛舍量

加修葺及時合用草料常切應辦各就馬驛附近椿頤綱馬到日
隨即支給更乞令公路都統司分定驛程各差素有心力將官一
負從各司量給盤費責令與諸州軍所委官同共提點自岩昌至
興州十五驛屬興州都統司自大挑至漢陰十五驛屬興元府都
統司自衡口至干平十三驛屬金州都統司自梅溪至石壩十四
驛屬江陵副都統制司自應城至石田十四驛屬鄂州都統司自
邊城至梅梅十一驛屬江州都統司自紫宕至廣德軍十二驛屬
池州都統司自段村至臨安府餘杭門六驛屬殿前步軍司各令
所差將官往來用心巡視務要館舍草料應辦齊整違從提點將
官申所屬都統司等移文州縣將本驛不職官吏依公責罰各司
所差將官歲一更替如見實有勞效即支犒賞從之

嘉定六年臣僚言將佐之馬往往取之馬軍則馬軍雖合請三百

止得一百食錢而主軍者密收其三分之一又統制官占馬至四
十五疋名料馬豈特占請馬料每一疋必有一卒以頂其名而盜
取其錢以入已者今欲措置立為定額詔統制官止許差破戰馬
六疋統領官差破四疋馬步軍正副準備將各止差破兩疋其減
下馬拘收從公撥付入隊官兵如法養餵約束自後不得輒於官
兵名下差撥換易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
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疋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
數十州驛程券食廩園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
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水草亦為
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內外
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

先皇自始至終馬纜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
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
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
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
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
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
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為騎士無所施然則今雖
絕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兵考

軍器

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聲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以鼗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鼗長八尺凡軍旅夜鼓鼗鼗夜戎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鼗夜

半二通為晨戒且鳴五軍動則鼓其衆動且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皮

為旗烏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

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後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設之正色

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旗之上所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

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

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旌存車載旌

象王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

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巳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

也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雉虎者卿遂

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鄉鄙鄰里之官互約言之鳥隼

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行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必燕出

入旂車木路也龜蛇象其行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必燕出

乘戎路建太常焉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

各象其號禮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各執焉觀

或謂之車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內外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

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楮末長終幅廣二寸書名

於未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

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制也孔子春

云畫當為書云謂畫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疏云上云旌

旗之大者此言旌飾之細者官府在朝是內州里家在外故云異

內外也某某之事如天官太宰之下某甲之號也其在朝乃在軍綴之

下某甲之名其號如某家之下某甲之號也其在朝乃在軍綴之

於身亦如此今大閱禮象而為之此在軍之司兵掌五兵五省各

辨其物與其等以待於軍事五省于櫛之屬其名未盡開也等謂

中干左氏傳建大車之輪以為櫛而當一隊則有朱干中干及櫛

聞其三者二者未開善為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

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多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

給衛守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予

而有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授用祭祀授旅賁父故士戈盾

授舞者兵亦如之當事則衛王也父如杖長尋有四尺軍旅會同

授武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也軍旅則革路

會同則及舍設藩行則斂之藩衛者如今扶蘇斂

金路。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法曲直長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箠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及

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

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體之各牲體寡來體多曰

王孤往體多來體寡曰夾更往來體若一曰唐大甲華革甲也春

秋傳曰尊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榘以為射正射甲與榘試弓習武

也射侯五十步反射為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用王

孤射參侯用唐大矣學射者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傍者

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其矢箠皆從其弓

侯公受王弓矢之賜者榘張林反更或作庚其矢箠皆從其弓

數也每弓凡弩夾更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守者相迫近弱弩

一服百矢凡弩夾更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守者相迫近弱弩

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孤恒服弦往體少者

使矢不疾。疏曰服弦若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弦往體少者

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常服弦也若然常服弦往體少者

強弓久不弛則就強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孤往體少者

疾故不用也凡矢狂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

用諸近射田獵矰矢那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

各有四焉狂矢殺矰矢恒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

用也狂矢者取名矰星飛行有光今之飛子足也或謂之兵矢絜

殺矢言中則死矰星象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

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謂矢之增增高也

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鳥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高也

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狂矢

屬七分二在前四在後後微矢之屬軒期中所謂忘也鄭同農云

極矢之屬以變星各取飛行有光也絜矢同五分者以物稱絜

在前重而後輕故二在前三在後其發遠利火射亦曰兵矢田矢

同殺矢之屬中而必斃絜矢同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前尤重而後

遲利射近增矢之屬以弋恒矢七分三分在前而四分在後前

後微輕故發必高利弋射恒矢之屬以常服箭矢痺矢同四分適

均其發必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

散射用之矣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

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散弓寡來體多則合多性

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絜猶惡也句者惡其直者善矣。疏曰

此皆據角弓及張不被弦而合之從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級以

兩政言衰也合多者性體寡來體多據王孤合少而絜者性體多

來體寡據夾度唐大在此二者中間故不言句之至極無過合三

合三之外雖別言句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

儀物弓弩矢田弋充籥箠矢兵矰矢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凡

亡矢者勅用則更之則不責償更償也用而棄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挾拾

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挾拾

既次玄謂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扶用
正王棟若釋棟則天子用象骨與鞞并着左臂裏以韋為之。疏
曰弓矢選大者入繕人以共王用大射禮。掌詔王射。射之節。贊
大射正。受弓小。臣授矢。天子禮繕人授受之。充籠。籠載其弓弩。
王乃矢之事。受之。凡乘車充其籠。籠載其弓弩。充籠。籠載其弓弩。
之。歛藏。無會計。以王所用也。不計。

稟人掌財于職金以齎其工。直。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弓六物為三
等。弩四物亦如之。尺三。等者上中人各有所宜。弓人職曰弓長六
之中制。中上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
下士服之弩及矢。箭長短之制未聞。矢八物皆三等。箭亦如之。

春獻素秋獻成。作秋成。書其等以饗工。鄭。同。農。云。書。工。功。世。高。下
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
下工作。下等其享。薄。力報。反。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

食而誅賞。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為。放。玄。謂
出注。下。上。時。放。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音。考

稟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皆在稟人者所費工之財及弓弩
者除之計今見在者。矢箭出入其簿書。稟人藏之。闕。猶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
建而也。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

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矢四尺謂之
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注。此。兵。車。之。制。

治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琫。殺。天。與。戈。戟。異。齊。而。司
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前。足。入
稟。中。者。也。琫。量。各。讀。為。九。鋌。徒。頂。反。琫。音。九。齊。才。細。反。稟。古。老。反。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謂之。雍。頸。內。謂。胡。以。內。接。祕。者
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已。倨。則。不。入。已。句。則

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直。而。邪。多。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
謂。胡。曲。多。也。以。倨。人。則。不。入。已。句。則

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倨。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
胡。並。鈎。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於。磬。折。則。引。之。不。是。故

疾。邪。自。差。反。豕。丁。角。反。橫。劉。華。孟。反。又。如。字。折。之。誤。反。不。是。故

通雅卷一百一

兵考

四

倨句外傳倨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倨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倨句外傳倨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便婢面反曼章

千重三錡鄭司農云將量名也讀為剛玄謂許叔重說又辭字云反大半兩錡錡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錡十鈞為環環重六

反又音劣或音環錡戶關反又于眷反稱尺證反色劣戟廣寸有半

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錡內戰今三錡戟也

援也玄謂刺者者秘直前如錡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

外句磬折與音余。疏云戈二刃刺也。鄭云句兵者言其句曲

廣二寸者據胡寬狹內倍之者據胡下柄入處之長胡三之據胡

之長援四之據最上刺刃之長林云廣者戈之通身必徑二寸也

內者胡以下接柄者也其長四寸胡者旁出之一峰也其長六寸

援者刃之向上者也其長八寸九戰而無刃秦晉間謂之子漢時

戈戟為一故鄭以戰解戈以其胡之勢曲似鷄鳴故謂之鷄鳴以

其曲故謂之擁頸此經論戈之所用主於胡故言胡之四疾之事

已句大直也。已倨大曲也。皆論胡之勢已皆為太胡之下曰內戈

踣颯太長則胡以上之援與胡句相病如磬之折則不可用也

前即上也。胡之上亦曰前。故謂之折前。言其前磬折不可用也

若太短則胡以上之援必過長。過長則胡縮而後出。多有外重上

則用之不快。便倨言胡之上句言胡之下。保與句皆有外重上

近本處皆曾之使寬廣自然合於磬折而無上四疾矣。戰鐵

身廣一寸半內長四寸半胡四之則六寸援五之則七寸半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刃臘力闔及兩從半之

謂劍脊兩面殺劍鐔。疏云劍面通廣二寸半也。以其臘廣為之莖

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中莖設其後鄭司

謂穿之也。玄謂從中以卻納。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

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疏云莖劍夾中人所把處其圍五

寸圍其莖一寸三分寸之二。疏云莖劍夾中人所把處其圍五

寸長一尺以一寸莖之中分之二。疏云莖劍夾中人所把處其圍五

寸把接刃處其圍得一寸三分寸之二。疏云莖劍夾中人所把處其圍五

上士服之身長四尺莖長重七錡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

莖長重五錡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一兩中

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

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士之士此用五安者也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

旅下旅札續之數也。華

與器相得也

四尺下制長三尺上中下士以人射之短長言之非命士也隨人

也。疏身者去劍柄而中之也。莖長一尺上制之劍長五尺中制長

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士之士此用五安者也

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士之士此用五安者也

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士之士此用五安者也

聖者禮畏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犀甲壽百年兕

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又支義凡為甲必先為容容也鄭司

謂象武然後制革裁制札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鄭司農

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其長為之圍要廣厚凡甲鍛不擊則不

堅已散則撓鄭司農云鍛擊革色華謂質也鍛革大熟則革散無

直劉堯餓反致凡察革之道眈其錯空欲其密也鄭司農云愈小

如字下同愈於阮反成云同農云鬱眈其裏欲其易也無敗蕤也

反下同蕤音賦其朕欲其直也鄭司農云朕謂革

也豐衣之欲其無斷也鄭司農云於既反斷戶界反眈其錯空而窻則

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鄭司農云更善也

隨人身便利更善便押固反鄭司農云屬如注取著之意上旅

之巾又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兼為一札七節六節五節其數也

革堅者札長即下文五屬之合甲壽三百年者也若學曰革也

則札短而節多七屬是也革堅則札長而節少五屬是也

先量上下之長以長中圍之一市如此則長短皆為之故為一札之

之至極革惡則孔大革善則孔小人之盛斷前却不齊札乘參差

與之相以故以為喻故練皮不至於熟則不堅韌也易者皮裏治

軟弱也鑽孔者鑽穿而為孔孔小則堅而難壞也易者皮裏治

去得字緊則皮縫也縫路皆直則制作之善也素也卷時小舉起

約束易緊則皮縫也縫路皆直則制作之善也素也卷時小舉起

犀當為殺鄭司農云一在前謂

矢人為矢鏃矢參分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

鏃重也司弓矢職

箭豪中鐵莖居三分殺一以前

矢亦可以田矢謂鏃也此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之則鏃箭之重正得奇之重三分之一也鏃矢弗矢皆然矣矢田

羽深段借字厚之數未聞水之以辨其陰陽沈而陽浮也陰

鄭司農云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寸二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鄭司農云謂風不能驚憚箭也○疏曰五分其長羽其一以下論

四旁若謂其深必如其厚則無可容之處亦言大畧而已竹有上

陰右比在其左右比必左上一線稍高羽有四夾其比而置之

兩旁上下者以用時有橫豎之別也弓用時豎則此刃長寸圍寸

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捷翔廻顧也紆曲也揚飛也又大也

其鴻殺之稱也稱又證反謂女角反凡相奇欲生而搏同搏欲重

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卓相猶釋也生謂無瑕露也博謂闊也鄭司

二字知說二字者據上三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一寸則羽三寸

即上文設其刃注云刃上二寸也鏃十之注為一尺即上文經云

三分其長而殺其一故為一尺也○自僥至趨既言羽與鏃之病

故欲以兩手指夾其羽而搖之以知羽之病狀以手撮其鏃以知

則釋其堅栗者用之此擇奇之法也
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
四尺夷矛三尺音殊酋在由反或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
又以害人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故攻國之兵欲短
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
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

欲長言罷贏宜短矣壯健宜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峭是

故句兵裨刺兵搏向兵戈戟屬刺兵予屬故書彈或作但峭或作

若井中蟲峭之峭謂謂也裨讀為鼓擊之擊玄謂峭亦掉也謂

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

是故侵之改句言設容受無刃同強上下同也舉謂手所操鄭司

人十中者侵之能敵也玄謂校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入手操

前凡為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

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首參分其長二在前一

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

圍被把中也圍之也大小未聞凡於八賦鄭司農云晉謂矛

捷也首安上縛也為戈戟之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眠其峭也炎

諸牆以眠其梳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眠其勁也置猶尚也炎猶柱

輓而內之本未勝負可知也正於牆牆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

覆謂之國工音周疏曰此經所云柄之長短皆通刃為尺數八

也首尋父長尋有四尺倍尋為一丈二尺也倍尋曰常車戟常一丈六尺

也三句二丈四尺也夷為長則執之而戰首為短合口促聲害入自累

也峭者捷弱而易折也搏訓圍押訓隋圍謂側方而去撈也

敵以安長丈二而無刃可以擊打人同強者本末俱堅也舉

者手執處其圍欲細細即小而滑用之快疾也刺兵手執處欲

把處其柄之下有銅鑄是為晉二尺四寸為把處而圍之也及於手

圍以掃地而立也首圍謂上頭三分被之圍去一取二為銅鑄之

前一後言其長也柄之大小則不可知三分其下鑄之四寸而去

也植而搖之則知其峭與否也柱之牆則知其強弱均與不均

也六建五兵與人建在車上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

伐木取竹箭注云堅成之極冬善於夏也疏曰仲冬斬陽木月令仲冬

角秋殺者厚故用秋夏時絲熟夏際酒良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猶

具也。疏曰：聚巧者，弓人之類。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

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

為受霜露也。去速筋，傳束之，則深固。非淺深之深，和者欲得其宜。

固欲其不壞，受霜露則易。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櫪次之，檠、桑、次

之，橘次之，木爪次之，荆次之，竹為下。鄭司農：櫪，讀如德，爾雅曰：櫪，

孤實服。疏曰：櫪，音。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

遠根。不近皮也。陽聲則清，近根則老。其聲必不清，叩之而清，必不

老。凡折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鄭司農云：執，謂形勢假令木

故曰：審曲而勢，玄謂曲勢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

用勢者，弓弱也。弓直則宜射深。若王弧之類，用直者，弓直也。居幹之道，箭粟不地，則弓不發。鄭

農云：箭，粟謂以鋸割折幹也。讀為接，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玄謂：栗，讀為裂。疏云：居幹謂居更解折弓幹之法。箭，粟皆謂以鋸割折弓幹之時，不和也。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箭，粟亦取破之

義。凡相角，秋稠者厚，春稠者薄。犇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終而

昔。鄭司農：終，讀為於，徒反。昔，讀為錯。疾，疾險中。則角裏傷，犇牛

之角無澤。少潤。角欲青白而豐末也。夫角之本，處於割而休於

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勢也。白者，執之徵也。農云：欲其形之自曲，反

以為弓文，謂色白則執，則萬老反。本又作腦。疏云：九相角，以秋

潤春以老對，樺秋殺者，角厚肉少，春殺者，角薄肉多。樺，牛角直而

勢也。角之本，近於割，則得和煦之義。於割是故柔柔，故欲其形之

自曲，反是為執。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

也。然後以為弓。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其堅

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威，謂弓淵角之中

也。此說角之堅也。畏為曲，與淵相當。玄謂：畏，讀如隈。鳥回反。疏曰：

曲隈處隈處，張時必撓動也。若不堅，則易折，故欲其色青。夫角

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者，柔之徵

也。末之脆者，割氣及。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也。則柔柔，則不脆。性生氣所不及，則其角末尖小而脆矣。一尺五寸

則柔柔，則不脆。性生氣所不及，則其角末尖小而脆矣。一尺五寸

則柔柔，則不脆。性生氣所不及，則其角末尖小而脆矣。一尺五寸

則柔柔，則不脆。性生氣所不及，則其角末尖小而脆矣。一尺五寸

則柔柔，則不脆。性生氣所不及，則其角末尖小而脆矣。一尺五寸

大牛之角也其三色不失常理則此角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

者深瑕而澤紛而搏廉搏園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

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凡昵之類不能方鄭司

謂膠善戾昵或為初黏也疏曰朱色則惟牛膠火赤自餘非

純亦則牛膠為善紛者有紛理也搏蕪者膠之性段段皆搏園也

凡黏昵之物皆不能比此六膠言他膠皆不可用也此方也

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

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剽疾也鄭司農云簡讀為攔然登脾筋欲

散之散當熟漆欲測測猶也絲欲沉如在水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

以為良全無瑕病良善也疏云小簡者竹簡一片為一札此筋

其獸筋之椎竹嚼齧欲得勞散故熟測從水義取凡為弓冬折幹

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液讀為驛寒奠體膠讀為定至冬

角則合合讀夏治筋則不頌頌讀秋合三材則合合堅寒奠體則張

不流流猶冰析灑則審環審讀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春歲乃折幹

必倫理順也析角無邪亦正斷目必茶茶讀為舒舒徐斷目不茶則

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脩猶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

筋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事摩猶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

此言為弓之道冬時堅疑可取幹而分析之被削以為用春氣融

和則漬液其角夏氣熱則筋易柔故以治之幹角筋須膠漆絲之

三材乃合則秋是作弓之時故以合膠漆絲之三材也冬寒膠堅

而牢故納之藥中定往來體又以大寒水盛之時折灑而納於藥

中灑灑也水寒凝之時辨析其漆雖其乾稍遲而漆愈老則堅固

也體勢既定則張而用之必不流動猶諺云走作審環者則堅固

四邊可以回環而審定也自冬折幹至寒定體水折灑之後次年

後其節目必徐之義也筋在弓皆為角力必須筋相得今弓幹

有節目用力不得其道則幹不用力故筋代角受病凡幹有節目

必堅強則治不得其道則幹不用力故筋代角受病凡幹有節目

之筋被摩動則必絕起矣音苦猶車之惟筋之內必摩動

角三液而幹再液使重厚其帶則木堅薄其帶則需需謂不

充滿帶

謂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謂弓也橋居此反燂音潛蓄

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苟偷也濕猶生也偷吐

明料理幹筋膠膠四者得與不得所之事不言然者用力少故

於傷損則無功也筋以束縛之牽引必盡者欲其緊也又不可至

用火盡善如此則弓在燥溫皆不可傷動也因角幹之濕者謂其

為柔而易揉也未熟則角幹外雖乾而內猶濕即橋揉而用之以此

而用之必易故曰弗可以為良也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附長

其畏而薄其散宛之無已應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

人所徑待者畏鳥回反宛下拊之弓末應將興未猶蕭也興猶動

於際反應讀如應對之應下拊之弓末應將興也發也弓拊卑蕭

應弦則拊將為拊而發必動於網網按下弓而羽網末應將發

動卑音婢為拊而發必動於網網按下弓而羽網末應將發

為應色緩也接中動則緩疏也者弓之箭頭也拊者手之中手把

緩蕭應弦則角幹將發也峻峻也者箭頭必方手把處必有物蔽之不可太厚故

致其傳宛者引而放之也峻方相高限長蔽薄則隨引而應其應

無已謂其愈射愈好也其不便利者弓之拊處若下而不高則

頭每引而起與者起也弓限未應而箭頭先應則用之不便利也

中則箭頭常先應而發也末箭頭有緩弱之病按中既緩弱所以引

也上言將與此言將發發亦與也凡有六材為維幹強之張如流

水無難維體防之引之中參體謂內之於繁中定其體防深淺所

尺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碎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有三讀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

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強其

司農云當言拊謂之不參均玄謂不勝無負也勝音井九和之

弓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錡絲三郎漆三魁上工以有餘下工以

不足輕重未聞錡音劣魁羊主反緩音環疏曰六材惟以幹為

強幹外五材當依幹而有以幹為本故指幹為強幹得所則以制

五材故強弱得所而張如流水也體謂納之繁中而往來體定也

五材故強弱得所而張如流水也體謂納之繁中而往來體定也

防淺深所止者王孤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
更往體多來體寡弛之一尺五寸張之五寸唐大往來體若一隨
之一尺張之亦一尺也此是防之深淺所止云體定張之雖多一
尺引之又二尺此據唐大中者而言餘四者弛之張之雖多一
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堂正也置角於體
中既正則引之而弓體不碎矣無負弦而如環也放矢後無失體
得如環然。林云前引之如環者張開時也此言體如環者既
施之後弓之全體復如環也。參均注弓未成時幹末有角稱之
勝一石後又按角勝二石後更被筋稍之即勝三石引之也若三
者初空幹後加角後被筋一石二石三石引之皆三石也若三
之別以一條繩係兩簫乃加物一石也九和之弓輕重相參不可妄
加成鐵與錫為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林云角幹筋三者并
材美工巧為之得三時各有三均為九和角與幹和即角不勝幹
之意角幹筋膠漆等物工之巧者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
用之而有餘也者物具而不足也。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
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
規。利長則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
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
服此弓。疏曰此據前弓形不張而言六尺為三等王孤往寡來
多當天子弓唐大往來者一當諸侯弓夾庚往多來寡當大夫弓

若士合三成規則云弓之外散惡之弓也通有四等然文射與
射大夫士同射五十步侯又同用夾庚無事用合三成規者射與
則句必據王孤及唐大以上而言之也。以弓有長短三等入亦有
長短三等而言取其躬與人稱之事長者為上士次者為中士短
者為下士。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之情性。豐肉而短
寬緩以恭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
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直謂強殺恭讀為舒假借字肉
如字執。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舒不能疾
音勢。其入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舒不能疾
不能深。音丁仲反。又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愿
也三疾不能慤而中言天行長也長謂過去。疏云此經以下說
君之躬與志慮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則夾庚為弱者而言安弓王
孤之類為強者而言危矢據恒矢安安矢據殺矢者也豐肉寬緩是
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為贏則以安矢損之骨直愈執是贏則安
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以危矢無損益亦不可矢行長謂去者危
此三安而無損益固不可三危無損益亦不可矢行長謂去者危
弓危矢謂夾庚恒矢之屬皆射遠兼入且危躁故矢行長謂去也
上文據人形為弓此據人性志慮兼在心血氣據言與舉動。林
云制弓而隨人之身可也今欲隨其性之緩急。往體多而來體寡
而分之此古人之事其意未可曉今無此法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反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
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上時掌反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
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周射而察之至猶覆
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善射則疾而遠也幹又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射
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疏曰和弓人射矣大射正
以袂順左右隈謂以左手橫執之時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
下一拂去塵乃授與君也覆弓謂弓有六材角幹筋用力多特言
之若二若全善則為尤良若一善者為微二善者為次今此先察
一善者至謂若幹筋不為善直角可以為句此微惡不用之乃
弓者弱雖疾不能射遠也察次弓者非直角至兼幹善謂之侯射
及侯者也筋至則三善者也上文唐大射深王弧三善亦射深舉
中以上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
十二

漢高帝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百官表注云右

盧主藏兵器考工室作器械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地理志河

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

徐氏曰按漢時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

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上官兵以澹之也

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文帝時從晁錯之說募民徙塞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

渠谷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谷鐵蒺藜也

錯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

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

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易地輕重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則匈奴之弓弗能當也材官騶發天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
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
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
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
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
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
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
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澹之

丞相公孫弘奏言禁民不得挾弓弩侍中吾丘壽王言其不便上
從之

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擊
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
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更捕寡
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
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
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
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
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墮名城殺
豪桀師古曰墮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耒相撻擊
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耒馬耨大杖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師

也耰音憂耒音之累反耒音大鼎反

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言不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方并禦之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註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

成帝陽朔二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陽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母。將降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比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漢制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主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鍔矢戰守之備。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

後漢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漢制。

武帝泰始五年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令司馬督馬隆往討之隆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將軍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乃命惟隆所取

夏王赫連勃勃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臣阿利性巧而殘忍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

唐府兵之法入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於庫所有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已

太宗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斜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備知乎

唐初置軍器監貞觀六年廢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為監領弩甲二坊其後又罷隸少府監加少監一員以統之以後廢併不常開元十一年置北京軍器庫二十六年廢依舊為甲坊

玄宗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蓋圖識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為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唯邊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角抵技河翹木扛鐵日以心闘及北方盜起股慄不能授甲

德宗貞元元年詔捨甲之屬不畜私家

憲宗元和元年勅京城內無故於街衢中帶戎仗及聚射者治罪

六年京兆尹王播奏諸縣軍鎮放牧人等不得帶弓箭刀劍器仗從之

晉天福二年勅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

開運元年命諸道州府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營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畜軍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於本軍之司俟出征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置禦盜之用

八年將平江南頗以簡稽軍實為務京師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為犀利其國工之置有南北二作坊弓弩院諸州有作坊皆役工徒限其常課南北作坊歲造塗金脊鐵甲素甲渾銅甲墨漆皮甲鐵身皮副甲鎖鑿匙鑿金錢朱漆

皮馬具裝鐵鋼朱漆皮馬具裝錢劍大劍手劍金槍根槍柄木槍掉刀鋸銀花皮器械箭鞍弩箭箭筒箭筒袋皮立弩橋床子弩三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棹弓虎翼弩馬黃弩林子弩白皮器械水獺皮器械旗幟弩橋鎗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檗黑漆弓弩麻背弓素皮器械環子背槍素木槍黑漆木槍朱紅木槍金漆竹槍銀裝銅裝等劍竹箭箭木箭箭皮甲兜鍪鐵甲葉箭檄等九六百十餘萬又南北作坊及諸州別造兵幕甲袋搜衫鈺鼓砲砮鍋鏃行槽鏃鏃鏃斧等謂之什物以備軍行之用凡諸兵器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里戎具精勁近古未有

王氏揮塵錄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有鎖屋數間上有連

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
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啓視之
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
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及士卒皆歎伏施之於用以
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仰知經武之
畧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

仁宗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又詔作坊造鎗一萬
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

康定元年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坊城弓手又詔
河東強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之

慶曆二年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須知以聞仍約為程
式預頒之

嘉祐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敢匿
聽人告捕

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等料簡弓弩若水進所造
神臂弓

神臂弓弩類也始民李宏獻之以檠木為身檀為弮以鐵為檠
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
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帝閱試之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
木半筈帝甚善之於是神臂弓始用而他弓矢弗能及

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奏聞其後詔諸路各遣官分州
藏甲兵器亦為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陝不與

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兵考
六千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時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領諸路作院為式焉

時帝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粲探知帝意奏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官所叙獨以為技巧工匠精於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虞盜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為武備者臣嘗觀於諸州作院至有兵匠之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矣武庫吏亦唯計其多寡之數藏之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雖

多大抵敝惡耳夫為政如此而猶欲抗威決勝外懾夷狄之強擴內沮姦凶之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欽數州之作而聚以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賦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為弓尚有可弦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有以見法禁之張弛異也昔者垂為共工而歷代資其竹矢然則所以為至治北其一事也帝納粲說時軍器監製器不一材用滋耗於是詔不以常制選官馳往州縣根牛皮角筋能令數羨次第加獎是歲始造箭曰狼牙箭鴨嘴箭出矢四楞箭一揅刃鑿子箭比四色推行之

元祐元年詔三路既罷保甲團教其器甲各送官官即收之

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
內外作坊及諸州郡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為歲課務得
中道非要切並權住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不後以戎器
為事矣

徽宗崇寧初臣寮言元祐以來因循廢弛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
都作院創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寧之時又有都大提舉內外
製造軍器所之名

宣和時歲歲督責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數常闕繕
修無虛歲每稱敝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馴致靖
康之禍靖康洶洶兵仗皆缺詔書屢下嚴立刑賞而卒亦無補勤
王之兵經過郡縣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屬於市肆
飯邸博易熟食或名寄頓其實棄遺逃役

高宗建炎初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各除戎器

祖宗時御前軍器所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
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役兵纔千人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又於
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二十六年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
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有司奏物料以三分為率減一分
工匠以二千人雜役以五百人為額

建炎中以大闔董慈提舉軍器未踰年罷之紹興五年始隸工部
後復以中人典領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
年工部侍郎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依條
檢察者宋初復以內省都知李緯為之張震為御史力論其不然
乃命復隸工部

紹興四年提舉軍器所言得旨依御寶封樣造甲每季進呈訖送

總樞密院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裏磨銼
一般光細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
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鵝尾葉子六百
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蓋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
重二錢五分并頭蓋一孟子肩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結頭事
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今
若須葉子每箇依元定分兩如或重或輕若皆不用恐在費鐵炭
工力乞將上件新降樣甲葉子分兩輕重品搭穿舉每副成全共
重四十五斤至五十斤通融造作庶幾物料易為趨辦詔依不得
過五十斤

十九年宰執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恩上曰
克敵效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淳熙間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係韓世忠却曲世忠造
敵弓以當虜騎之衝突其發則可以洞重甲最為利器前後屢
以此取勝虜至今畏之今久不經用損失廢弛取會見管營手
八千八百四十二人每人合用兩張內一張日逐上教一張準
備出戰共合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張乞行下做造湊及元
額從之

淳熙六年建康府留守陳俊卿言聞殿前司及諸路都統司自隆
興二年以後諸軍所管軍匠逐時造甲至今十五六年想亦稍備
燕聞御前軍器所有工匠三千五百人若以可工造一甲日可得
三十五甲歲可得萬副以十五年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甲矣及
建康府官見樞管精甲數萬副又諸州新造甲至年終計之亦可
得三萬副除三司及諸路都統司外乞令有司實加檢括總計

卷一百六十一
所出之數若稍足用宜候將來諸州造甲數定日於常年合納甲
葉鐵炭之類間歲量與稅減此亦寬民力之一事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一

